

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向

——基于跨界与协同的视角

陆周浩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10)

摘要:现代学徒制既是一种职业教育制度体系,又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现代学徒制在中国语境的实施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逐渐形成“中国特色”雏形,呈现出国家主导、政策支持,二元架构、权责明晰,多方参与、校企一体的鲜明特征。同时,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在体系构建和彰显“中国特色”上面临内生动力不足、校企融合不深,质量体系不健全、培育质量难确保,目标定位狭窄、全面发展不足三个主要困境,需要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和加强本土实践过程中,从完善多方支持的双元育人机制,深化打造产教融合平台;以质量体系建设为保障,提高学徒培育质量;加强育人本质回归,促进职业技能与职业素养双提高三个方面重点突破。

关键词:现代学徒制;中国特色;现实困境;突破路向;跨界协同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7-0358(2024)1-0067-06

0 引言

学徒制推动了企业全面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过程,实现了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对接的“五对接”。为提升我国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匹配度,以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的升级和发展,至今我国已开展第三批共 562 家单位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目前由试点阶段推入全面实施阶段,也真正吹响了探索推广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的号角。2022 年的新职业教育法规定国家推行中国特色学徒制,使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由政策话语走向法律话语,引发了学界对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的研究热。随着现代学徒制的全面实施,学界在其目的和价值、内涵和特征、主要问题及路径选择等诸多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果,^[1-3]但研究深度和宽度仍有待提高,尤其是对其内涵与特征暂未取得一致看法,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的研究更是为数不多。因此,聚焦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的内涵阐释,从什么是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现代学徒制的中国特色是什么的深度和广度深入研究,分析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现实困境和可行性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 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的内涵形成

现代学徒制产生于德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是这些国家具体历史环境下的产物。中国的现代学徒制源自发达国家,具有明显的借鉴性,同时经历了中国本土化过程,具有明显的中国制度的烙印。中国开展的第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引领了中国学界对现代学徒制的研究,积累了中国语境下开展现代学徒制的实践经验,为全面开展现代学徒制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范式,为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奠定了基础。

1.1 缘起与发展:发达国家现代学徒制的形成

现代学徒制是相较于传统学徒制而言的,以其“现代性”凸显与“传统性”的本质差异。作为个体意义上的学徒中外自古有之,但不是制度意义上的学徒。作为制度的学徒制即传统学徒制始于中世纪,但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工厂制度的冲击而没落。二战后,随着职业教育领域的德国二元制、英国现代学徒制等现代性学徒制度的建立和实践,“现代学徒制”进入教育领域的视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学徒制度改革标志,并在功能目的、利益相关者机制及制度规范等多个方面都具有了现代性的特征。

收稿日期:2023-12-11

基金项目:南通市社科基金项目(2023BNT022);江苏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课题(D/2021/03/11)

作者简介:陆周浩(1986—),男,江苏南通人,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助理研究员,硕士。

当然,在这里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学徒制度的发展与一国或地区的具体的经济社会、自然人文等内在的和外在的环境有密切的相关性。德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现代学徒制受各自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在发展后期也呈现出各自的文化特色和内涵差异,在实践路径上也呈现出个性化发展,造就了各自的特色。因此,各国基于对现代学徒制的“现代性”所产生的不同认知,形成了不同的概念界定,且无可能在世界时空范围内形成整齐划一的界定,只能是在对现代学徒制共性认知的基础上彰显其个性,进而产生以此为逻辑基础的不同的现代发展道路。如德国推行双元制模式,强化校企合作育人,要求依照框架计划实施教学,以日释方式交替开展工学交替,并建立相应的学徒管理模式和监督管理机制,确保双元制现代学徒制的顺利推行和学徒的培养质量不断提升。

学徒制由“传统”向“现代”是一次转型和升级,其目标、功能、实现路径等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改革了原来的不适当当时或一定程度上的未来产业变革发展需要的部分,但其作为一种学习手段、人才培养模式的本质没有改变。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从一般意义上认为,现代学徒制既是在一定的语境下为学习者养成和提高岗位工作技能和职业素养的人才培养模式,又是在这一语境下对关切学徒培养的利益各方的行为及关系进行约束、调节和规范的系统性规则体系。

1.2 借鉴与创新: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的探索

我国已完成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对试点的成效和经验进行客观全面的总结,有利于凝练具有复制可能和推广价值的典型范式,体现“中国特色”,提供“中国方案”。我国目前已初步确立人才培养校企共育机制,在招生招工模式、企业师傅引进等方面日臻完善,^[4]为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一是“中国特色”内涵已具雏形。各省在借鉴国外典型做法的基础上,根据各自实际加强政策供给,通过政策指导和引领,开展了自上而下的推动式试点。综合各地做法,在普遍意义上形成推广了“以双元育人、双重身份,交互训教、工学交替,岗位培养、在岗成才”校企一体化育人为核心内容的特色化基本内涵^[5-6]。

二是构建了彰显类型教育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各试点单位根据现代学徒制内涵,探索实施了诸如入口环节的“招工招生一体化”、培养过程强调校企一体化、内涵建设上聚焦“三教改革”等创新性做法,注重和强调由外到内、由表及里的系统性、纵深性探索。

三是机制建设基本架构形成。初步建成了现代学徒制三级组织推进机制,即国家层面成立现代学徒制专委会,负责全国范围内的试点推进工作;省级层面成立了现代学徒制专委会,与国家层面的机构贯通,负责地方现代学徒制试点实施工作;学校层面成立现代学徒制校企合作机构,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新机制。

四是关键节点实现新突破。地方政府积极主动作为,加强政策供给,加大政策支持,逐步形成系统性的现代学徒制实施政策;行业企业积极参与,完善引入行业标准,树立引领标杆;以促进人才培养和学校建设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关注产业转型和技术革新,提高典型案例创新层次,如多所学校对应一家大型企业的“多对一”字通方案、“工学交替、成本共担”的烟台职院方案等。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是在中国语境下,与中国的法律和政策密切相关的,以政府推动为主手段,以培养学生的职业技术技能为核心,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适应、引领产业发展、变革的校企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和职业制度体系。

2 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的特征彰显

我国的现代学徒制是国家政策、职业教育发展规律、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等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具有强烈的国家政策倾向特征。我国的现代学徒制在实践上既是国家构建的职业教育制度,又是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模式,带有鲜明的制度属性和模式属性特点,从根本上决定了现代学徒制的“中国特色”。

2.1 外源动力:国家主导,政策支持

政策的推动与保障为我国现代学徒制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7]《国家教育事业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等系列性政策,将现代学徒制作为突破口开展职业教育改革,并为如何开展现代学徒制提供了细致的可落地性政策供给,正式开启现代学徒制在中国的试点工作,且试点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形成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由此可言,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的根在“制度”,是通过国家顶层设计、政策支持的外发型制度体系,尤其是通过 2022 年新版教法

将现代学徒制由政策话语上升为法律话语,更是明确了现代学徒制在职业教育中的高层次地位。新职教法及一系列有关现代学徒制的文件,都将现代学徒制作为职业教育制度,在国家层面建立具有约束力的规章制度,建立跨部门的联合专门负责机构,建立师傅选拔培养制度,赋予“现代学徒”拥有“学生”和“学徒”的双重法律身份,并通过合同等方式确保学生的“双重身份”及接受教育、劳动保护等权益,确保学生通过学徒培养获得国家承认的相关职业资格。

2.2 制度突破:二元架构,权责明晰

制度突破是我国现代学徒制试点的核心问题。我国的现代学徒制带有明显的德国二元制特征,普遍形成了以职业院校学习为基础,与一家或者多家企业关联合作的典型做法,实现经费有保障、成本合理分担,提升校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同时,现代学徒制试点学校和企业签订“校企联合育人协议”将双方进行关联,对双方在合作中的责权利加以明确,约束双方的具体行为;学生、学校、企业签订“三方协议”,以契约性关系规定三方各自在联合育人中功能定位,尤其是保障“学徒”的“双重身份”和正当权益,既确定了“学徒”与企业间的雇佣关系,又发挥了培训合同作用,这是对“学徒”身份和权益进行澄清的重要探索和尝试。

2.3 跨界融合:多方参与,校企一体

中国现代学徒制的试点实施是以构建校企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为目标,政府、学校、行业、企业、社会等多方参与支持、协同共建的过程。校企着眼人才培养的一体化,通过制度创新和突破,在制度架构上建立校企协同育人机制,改革招生招工制度,建立与现代学徒制发展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开展了诸如产业园区、产业学院的密切型合作的实践探索,打造基于二元架构的合作共同体,为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实施提供运行载体。在具体执行层面,各试点院校在校企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下,因地制宜地创新实施了各具特色的运行机制。例如,青岛市确立了“6T”(共联、共商、共容、共建、共享、共赢6个TOGETHER)现代学徒制教育理念,搭建了“1+2+3+4”制度框架体系,构建了“五三一”现代学徒制实践模式,形成校企从招生到培养,再到就业的一体化育人长效运行机制。

2.4 “术”“道”兼顾:技能为核,全面发展

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是加强技术技能型人力资本积累的有力途径,更是坚持立德树人,弘扬工匠精神,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基本方略。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目标在于锤炼“学徒”娴熟的技术技能,掌握专业之“术”,尤其是提高本科职业教育对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能力,以有效服务产业发展。同时,学校职业教育的功能不仅仅是培养学生对技术技能掌握运用能力,还要培养“学徒”的综合职业素养和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使其在心理情感上,具有爱国情怀和健康人格;在职业精神上,具有工匠精神、劳模精神;在文化素养上,熟悉企业文化、职业文化,^[8]形成关键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造就精神之“道”,将“道”与“术”融于一身,促进“学徒”的全面发展。

3 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的现实困境

现代学徒制就中国而言是个新事物,虽取得明显的成果,但存在的问题也十分突出。今后,现代学徒制发展的各种新老问题会叠加出现,需要我们以发展的眼光和清醒的思想正确看待,不断及时发现和解决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彰显现代学徒制的“中国特色”。

3.1 内生动力不足,校企融合不深

行业企业的深度参与是现代学徒制成功的关键。发达国家现代学徒制属于内生型发展,内生于本土,源于产业发展需要,其发展探索、成长、成熟经历了一个利益相关方长期博弈的过程,而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多是通过政策供给加以引导和支持,起到的是辅助作用,其发展路径是“自下而上”的。而我国的现代学徒制其产生无论是内在思想还是外在环境都缺乏一种自然性,主要靠的是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等外力的推动,而非基于学校、企业等相关主体内在的真实需求,没有形成“基于需求的现代学徒制”,属于外发型发展,其发展路径是“自上而下”的。因此,现代学徒制的最为直接的目的是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造成学校竭力主动寻求企业开展合作的“倒逻辑”关系,出现“校热企冷”一厢情愿的现象。加之企业基于“经济人头脑”思维,鉴于增加自身成本、企业技术机密有潜在风险、影响日常管理等顾虑,使得参与合作意愿不高,学徒培养成为传统订单式培养的异化版,校企教学资源共享、师资互派交流、“学徒”入企等存在形式主义倾向,严格按

照协议开展学徒培养的常态化长效机制未能建立。

3.2 质量体系不健全,培育质量难确保

目前,我国的现代学徒制还缺少完整的质量体系,导致在全面实施过程中面临顶层设计缺乏有力规章制度的支撑和保证,缺乏利益相关各方尤其是学校与企业间利益的调整规范机制,带来现代学徒制实施主体对政府顶层设计和法律界限的“信任危机”,出现企业参与犹豫不决、裹足不前及合作层次浅显、师资失衡、“双招”落实不力、“进出口”不畅等问题;学徒层面出现学习态度不正、动机不明、企业文化认同不强、归属感较弱等问题,最终陷入制度保障不充分、合作资源不足、需求无保障、各参与主体双向关系冲突和单向关系失序的困境^[9]。例如,在引进企业师傅时,由于缺少国家的企业师傅资格标准,各高职院校都是自我制定遴选标准,并且具体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均各自为政,双导师制在运行实践中出现联动动力不足甚至混乱的现象。

3.3 目标定位狭窄,全面发展不足

现代学徒制的目标定位于提升学徒的技术技能,以有效回应行业企业对专业人才的急需,但这一单一的目标定位过于狭窄,人为地割裂了教育内容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使职业教育作为教育对人的成长的意义上的缺位,忽视了作为一个合格的职业人所应具备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加之本科职业教育对人才培养的更高要求,学徒仅是技术技能提升将远远不能满足岗位需求和人才培养要求,需要具有良好的问题解决能力、岗位适应能力、思维判断能力和自我学习发展能力及正确的劳动价值观等综合素养。但对这些综合素养的培养恰恰是现代学徒制功能的一大缺失,使得师徒关系异化,出现传统的“尊师重傅”文化缺位,师徒关系丧失“情感认同”,影响了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新型师徒关系的构建;忽视了人的独立精神和社会属性,工匠精神培育乏力,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养成困难,使学徒对现代学徒制所关涉的现代职业观缺乏全面系统的理解。

4 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的突破路向

既然现代学徒制在中国是个新事物,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的构建就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既要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学徒制的成功经验,又要注重本土化中的实际情况,结合我国法律和相关政策制度及产业发展走向,紧抓亟待解决的主要和突出问题,以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

4.1 完善多方支持的双元育人机制,深化打造产教融合平台

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是在党和政府组织、领导和管理下的“多元协同、校企双责”的制度体系和育人实践模式,体现了职业教育的类型教育定位,彰显了对人的关照的本质属性,同时鉴于现代学徒制在中国发展的外生性特点,其健康长久发展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里仍需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完善多方支持的双元育人机制,打造好深度融合平台,形成强大的自我发展惯性。

一是政府完善顶层设计,发挥好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的引领作用。政府要进一步发挥好对职业教育发展的统筹管理功能,以宣贯新职教法为契机,明确教育主管部门、群团组织、行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参与履行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义务,从法律层面定义社会主体与职业教育之间的硬性关系,发挥好企业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加快建立出台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对在现代学徒制实施中做出贡献的企业给予金融、土地、信用等方面的组合式激励,实施税收优惠倾斜,引导企业提高自觉担当职业教育发展责任的认识。

二是政府加强政策供给,支持打造多样化的深度产教融合平台。政府应根据现代学徒制实施需要,引导、鼓励学校和企业公私合股共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产教融合平台,以产业园区、产业学院等实践经验较为成熟的多样化实践共同体范式满足现代学徒制实践的不同需要;加强基于实践共同体的实践场所、基于工匠精神的实践文化和基于合作共赢的实践机制的软硬件建设,并通过政府、学校对企业进行合理的权益让渡,精准确定合作契合点,实现实践空间融合、观念转变、时间工具优化,推动产教在合作场所和合作思想上的全方位深度融合。

三是加强校企联动,切实实践双元育人机制。校企从专业设置这一学徒制实施的源头开展密切合作,共同规划当前急需且有适合开展现代学徒制的专业进行合作试点,增强专业与产业对接的精准性,并在双方

充分沟通协调的基础上,采取柔性管理方式,根据学徒课程设置和企业生产需要实行弹性工学交替学习模式,确保在尽量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的情况下开展学徒培育;根据岗位对技术技能的要求,科学设置理论和实践、素质和技能兼顾的课程体系,通过校企共同开发教学资源,将企业标准有效地转化为课程内容,提高学徒培育的针对性和适切性。

4.2 以质量体系建设为保障,提高学徒培育质量

产业转型升级对人才的要求也有了新的、更高的标准,从根本上要求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提档升级,朝着“一体化、制度化、标准化、信息化、本体化”的方向发展^[9],在凸显类型教育和提高学徒培育质量方面下功夫,以质量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促进学徒培养质量的提升。

一是建立健全学徒制标准体系。现代学徒制在中国从试点迈向全面推广,其中的关键在于构建完善的标准体系。行业协会与政府、企业关系密切,在现代学徒制标准制定中能够有效调动各方资源,具有较强的话语权。学校要联合行业协会和企业按照学徒的岗位定位和未来职业发展设计,深度分析学徒所需要的职业技能,构建学徒职业能力成长的专业课程体系,确定合理可行的专业教学标准,确立广泛涵盖包括课程标准、校企双导师遴选和客户标准等在内的系统化标准体系。

二是建立健全学徒制运行监管与评价体系。现代学徒制的实施需要做好过程管理和监督,保证其按照预定路线发展,关注学徒成长、成果产出和持续改进,以过程的正当性保证学徒培育的有效性,并以合理的评价体系有效测量学徒培育的有效度。为此,学校要会同行业企业、政府社会等作为多元的评价主体,构建多元的评价体系,保证对学徒多元化评价的专业化、科学化和社会化,通过立足“以学徒为本”一个点、抓牢“课堂学习、1+X 考证、技能比赛”三条线、参考“理论知识、技术技能、核心素养”三个方面的“点线面”立体评价体系^[10],实现对学徒的培养、就业、岗位追踪等全阶段监管和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反馈作为改进的依据加以利用,实现学徒培育质量螺旋式上升。

4.3 加强育人本质回归,促进职业技能与职业素养双提高

教育的本质在于对“人”成长的关注。职业教育的根本属性在于教育,这决定了职业教育在加强学生技术技能培养的同时,同样要承担对学生价值观、道德素养等方面的育人功能。现代学徒制作为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具体实施中要崇尚教育的本质特征,践行教育应有的价值观和理念认同,关注学徒的全面发展,提倡“育人性”,赋予自身发展活的灵魂,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特色、发展质量与水平。

一是提高学徒培育目标定位。现代学徒制的直接目标是培养学徒的技术技能,但实施者对此在理解和实践上容易出现窄化现象,在“育人”上出现缺位。校企育人双主体要将学徒培育目标定位于以“育人”为核心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着眼“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坚持立德树人,强调“育人”功能,形成更高的育人站位,促进学徒的全面自由发展,“标本兼治”地破解人才供需之间的矛盾。

二是优化学徒培育课程结构。课程是人才培养目标的具体实施和重要体现,包括课程结构体系和具体课程内容。现代学徒制课程体系依据学徒培育目标可分为职业技能课程和职业素养课程,一方面需要关注产业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给产业发展和岗位要求所带来的新变化,合理设置技术技能性课程,满足学徒的技能成长和职业发展要求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望,为学徒在职业生涯中的成长提供可靠有力的支撑;另一方面,重视职业素养和以价值观、思维力为主要标志的核心素养培养,与课程挂钩,推动课程角色分担与融通,通过单元设计、教材编写、实训实践等,将学徒制置于终身教育的大视野下,培养好学徒的自学能力、自我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将来在职业生涯中多元化和动态化选择发展方向提供支撑。

三是贯穿对学徒的劳动教育。现代学徒制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学徒技术技能的培养,具有明显的实践性,是要在劳动中成长,在劳动中成才。学徒制不仅是专用型人力资本投资重要形式,而且还是一种文化传承,传承的不仅有精湛的技艺和技术方法,更有敬业、精益、专注和创新的工匠精神和优良的职业品格。校企二元主体要重视在学徒制的专业实践中通过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加强对学徒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和帮助学徒养成正确的劳动观和劳动价值观,形成尊重劳动、崇尚劳动的良好劳动思想;在专业实践的劳动中密切增进师徒情感,密切师徒关系,养成学徒的“尊师”意识,树立师傅威望,构建新型师徒关系,引导学徒在潜移默化中养成正确的价值观、人才观和职业观。

5 结束语

学徒制作为一种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在中国已得到广泛认可,在实践中逐渐凝炼出中国特色,并实现由政策话语走向法律话语的目标,有了明确的法律地位。但同时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如何将学徒制与中国的教育制度实现良好的融合,在实践中动态地看待和研究其“中国特色”,并凝练出在中国语境下广具普遍意义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体系,尚需广大研究者和实践者的不断探索。现代学徒制的深入实施涉及多方资源,需要我们以系统的观点全面审视,有效实现各方力量的跨界整合和协同推进,最终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实现人才的高质量培养。

参考文献:

- [1] 颜磊,唐天艳,陈明昆.现代学徒制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教育与职业,2015(12):10-13.
- [2] 吴晶.我国现代学徒制研究综述[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31):20-24.
- [3] 曹靖.我国“现代学徒制”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8(24):42-48.
- [4] 韩旭,张俊竹.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的成效、困境与方向[J].教育与职业,2020(24):41-46.
- [5] 刘武军,赵鹏飞,张志.学徒人力资本视域下现代学徒制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0(24):47-53.
- [6] 赵鹏飞,李海东,张志,等.广东特色现代学徒制实践探索与未来趋向[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20):5-12.
- [7] 高明,高鸿.从“试点论证”到“中国特色”:我国现代学徒制研究的回溯与展望[J].职教论坛,2022(4):110-119.
- [8] 胡新岗,黄银云,沈璐.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的时代意蕴、推行逻辑和优化路径[J].教育与职业,2022(21):102-106.
- [9] 董鲁菲,苏荟.高职现代学徒制的主体困境:表征、成因与对策——基于 227 所试点院校的扎根理论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0(15):28-33.
- [10] 马良军.新时代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的发展方向[J].职业技术教育,2021(28):1.
- [11] 张敏,戴小红.“双高计划”背景下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发展路径研究[J].教育与职业,2021(24):39-42.

(责任编辑:范可旭)

The Realistic Dilemma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Way to Breakthrough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border and Synergy

LU Zhou-hao

(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Jiangsu Shipping College, Nantong 226010, China)

Abstract: Modern apprenticeship is both a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a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system in Chinese context, it has accumulated experience and gradually formed the prototype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esenting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state-led, policy-supported, dual structure, clear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multi-party particip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colleges and enterprises. Meanwhile, modern apprenticeship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aces three major difficulties in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manifest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sufficient endogenous impetus and in-depth integration between colleges and enterprises; inadequate quality system and difficulty in ensuring the quality of cultivation; and narrow target orientation and insufficient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strengthen local practice, from perfecting the dual education mechanism supported by many parties, and deepening the creation of a platform for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quality system as a guarante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pprenticeship cultiv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return of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dual improvement of vocational skills and vocational qualities.

Key words: modern apprenticeship system;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alistic dilemma; breakthrough direction; cross-border synergies